

由茱萸说开去

蔡英



史海钩沉

武冈紫阳书院创建时间考(下)

阿旧

建奎文阁，咸淳二年(1266)文天祥为之作《武冈军学奎文阁记》。何季羽知武冈军及创建紫阳书院的时间，应当是在史弥宁修军学之后而在杨巽建奎文阁之前，即1214—1266年间。再合理缩小区间，当在理宗朝嘉熙至淳祐间(1237—1252)。而假如康熙州志的错误，是因潘应斗等修纂者依据残缺前志而导致的误辨，那么这个时间段很可能是“嘉熙”朝。嘉熙(1237—1240)，淳熙(1174—1189)，不过一字之差，时间上却相差五六十年。而嘉熙朝这个时间段，也正能与何季羽和邓均两人中进士的时间点，及后来两人所任官职的时间点相契合，符合常情。

由此看来，武冈紫阳书院的得名与朱熹亦有渊源。南宋书院的兴起和朱熹执迷的书院情结有着密切的关联，湖南书院尤是。在理学宗师也是湖湘学派的祖师周敦颐“兴学树人”之后，湖南各地兴修书院。又经胡安国和胡寅胡宏父子，再经乾道三年(1167)朱熹、张栻岳麓会讲，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盛极于天下，朱熹弟子为传学在湖湘各地新建和修复书院。因而又可以说，何季羽任内创建武冈紫阳书院，也是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促成。因而武冈紫阳书院之名，情形正与宋理宗赐额的安徽歙县紫阳书院一样，可谓义名相称、一名双关，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紫阳书院之一。(阿旧，新宁人，学者)

除了邓均的《重修武冈军学记》，各版《武冈州志》还载有王之制的《武冈军修学记》。《武冈军修学记》是颂扬武冈知军史弥宁在嘉定七年(1214)修缮武冈军学的善政。王之制为“修”，邓均为“重修”，从篇名看，两者应有时间前后关系。由此看来，何季羽重修军学及创建紫阳书院的时间当在1214年之后。

不过，在潘应斗的《重建儒学庙记》里，邓均却被排在了王之制之前：“我郡之有学，其远不可考矣。载郡志者，在宋则有田学授奇、邓转运使均、王学授之制，文丞相天祥……”这个排位正与何季羽和史弥宁在清代历版州志的“职官表”中排位一样，也是错误的。潘应斗，武冈人，明崇禎进士，参与编撰康熙《武冈州志》。邓绎称，“康熙州志实成于应斗手”。这个错误自潘应斗而起一直未被发现而沿袭至今。

显然，“淳熙中”的说法是错误的。那么，隆庆《宝庆府志》的“咸淳间”说是否正确呢？

从时间上看，咸淳间(1265—1274)，已至少是何季羽中进士(1220)45年及邓均进士及第(1214)51年后了。宋代中进士年龄一般是三十岁到四十岁，即便以三十岁计，到咸淳间，何当已年过古稀，而邓当已耄耋，此时两人是否在世尚且未知，即便在世，也当已致仕，因而“咸淳间”说成立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。

景定甲子(1264)，杨巽知武冈军

俚语赏释

“斗笠底下看人不出”(外五则)

许文华

此俚语指人戴着斗笠，因斗笠的遮挡，旁人对他的相貌看得不完整，戴斗笠的到底是谁或长相如何判断不是很准确。引申为人因为受环境、条件的限制或影响，不能充分显示其才能。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出息，不能凭一时一事的感觉和印象。

“斗篷岭上的石头——碰不得”

斗篷岭，武冈一座小山，山的形状像斗篷，故得名。这斗篷岭因各向山坡陡而无障，山坡上若有不是“生根石”的石头，只要稍用力碰动它，它就会沿着山坡往下滚。也就是说，你碰了石头，石头就跟着你来了。本俚语也有说“陡岭上的石头——碰不得”的，意思是一样。比喻某人随人而和，而又重吃食(或重利)，只要有人随便说句邀请的话，他就跟着来吃食或取利了。此俚语往往用以自我调侃。

“豆豉辣子姜”

有个笑话，从前有一个母亲让其孩子到城里去买豆豉、辣子、生姜，怕孩子记不清，就分别拿了五角、二角、一角不同面额的钱，告诉孩子：这个钱(指五角的)买豆豉，这个钱(指二角的)买辣子，这个钱(指一角的)买生姜。因家离城较远，孩子把钱按母亲给时的顺序拿好，一边走一边念叨：豆豉、辣子、姜，豆豉、辣子、姜。到城郊时，孩子看到一个敲着锣耍猴的，就去看了一会儿热闹。再往前走时，钱还是按母亲给时的顺序拿着，但要买什么东西却给忘了。他反复地

想，一拍脑门，高兴地说：“不就是钱纸、蜡烛、香(敬神用的线香)吗？”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。

后人就用“豆豉辣子姜”或“豆豉辣子姜——钱纸蜡烛香”，用以讽刺那些机械记忆者。

“斗散法”

两人比“法术”，时而说比，时而不比；比一下，未分胜负又停止，像闹着玩似的。此俚语常用于比喻人对某事不用心、不认真，或没有恒心和毅力；或者说某事物不着边际，不靠谱。

“确窠里拜年”

确窠，即石臼。确窠里拜年，就是指在确窠里下跪——因空间太小，是难以跪下去的；即便跪下去了也非常别扭，想爬起来都很困难。此俚语常用于比喻住房或办事的场地大小。

“刹倒树捉现老鸱”

老鸱，乌鸦的俗称。老鸱停落在大树上，上树去捉，担心会摔伤或被树枝刮伤，于是就先把树砍倒再捉老鸱。此俚语常用于讽刺、批评那些做事过于谨慎、保守，而又缺乏头脑的人，也用于比喻某些人既想获利又不想承担任何风险。

乌鸦喜欢在人们屋前屋后的大树上停留或筑窝繁衍。但是，要捉到乌鸦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它的窝常筑在树尖上。笨人想出蠢办法：将树刹倒再来捉老鸱。这肯定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一开始刹树，乌鸦就被惊飞了。

(许文华，武冈市作协会员)

有浓烈气味的植物，如佩兰、艾、菖蒲、苍术等，而没有任何香气的山茱萸自然不能辟邪。重阳节是九月初九，而九在阴阳学说里是“至阳之数”。古人认为九月九阳气太盛，阴阳失调，是凶日，需要辟邪，这正是推动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西晋的《风土记》说：“茱萸，椒也。九月九日成熟，色赤可采。世俗亦以此日折茱萸。”当时，人们喜欢把茱萸装入香囊，佩戴在衣服或手臂上，或者干脆插在头上。茱萸雅号“辟邪翁”，菊花则名“延寿客”。重阳又称菊花节，而菊花又称九花，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习俗的组成部分。

端午必有菖蒲和艾草，重阳则提茱萸与菊花，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总是与草木息息相关。不但是节日，还有光阴与节气。什么节气，就有什么草木，或生长开花，或结实枯萎。节气就是“规矩”，万物都要遵循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正如我的父辈守着四季，用一辈子的时光精心侍候着水稻，像照顾他的儿女一样，陪着它们在光阴下慢慢成熟。热爱自然，亲近自然，格物致知，涵养性情，也是孔子所说的“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之深意。

(蔡英，湖南省作协会员)

一人”，我们再把诗句填到试卷上，写进作文里，插到谈话里，却不曾有人带我们进山林，去看看茱萸到底是什么，去试试所谓的茱萸又该怎么插在身上。孔夫子曾说，读诗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不过我们所受的教育，多是“读”，却少有“识”；多是“记”，却鲜有“悟”。读固然也重要，但若没有与来自自然和生活的鲜活印象联系起来，永远都只是一种文字游戏，不论这文字是关乎一株植物，还是关于某种人生哲理。生活的深度，在于有真切的体验和感悟，不然古人怎么说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呢。

近年来，我喜欢带着相机到野地里认识草木，遇到不认识的拍下来，传到草木群里请教老师，或者在《中国植物志》里寻找答案。其实，这是给自己补课，补一门自然课，植物学的课。去年秋天，在深山看到一株株结着鲜红小果实的灌木，有点像枸杞，原来是山茱萸。顿时，便对这些红果果倍感亲切，原来是你！数年后，我才得知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里的“茱萸”却非它，而是芸香科的吴茱萸。吴茱萸气味辛辣芳香，性温热，可以治寒祛毒。古时人们认为佩带吴茱萸，可以辟邪去灾。

其实，古人用于“辟恶气”的都是

小时候背古诗：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老师告诉我们，茱萸是一种植物，古人过重阳节时插在头上辟邪。至于它长得什么样，为什么用来辟邪，老师也讲不清楚，我们也就统统知道了。

还记得中学时代，电视里有个牙膏广告，响亮地喊：“一口好牙，两面针！”“两面针”是什么东西？二十年后才得知，它竟是一种叶子两面长刺的植物。

前年，我们在北方某地学习。培训中心遍植着一种高大的树，细叶子，白色的树皮。清扫工人称这是白杨树。大家不由感叹，《白杨礼赞》不知背过多少遍，《小白杨》天天挂在嘴边唱，就是不认识白杨树！

这大约就是我们这一代应试教育产物的缩影吧。

前年暑假，应邀给一个社区的孩子们讲一堂植物课时，我带着一把野外采来的花花草草走进教室。讲到紫薇花时，我拿起一枝粉色的花告诉他们，这就是“紫薇”，因花期长达三个月，也叫“百日红”。女孩子全都瞪大了双眼，原来这种到处可见的花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紫薇花。这些，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。

老师在课堂上讲着“遍插茱萸少

归途 易江波 摄



我是中师生，而且是第一届中师生。

1983年，正在农村读初三的我，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：初中生可以考中专了！消息好像点燃了一个火药桶，在教室里炸得噼里啪啦。那些成绩好点的同学兴奋起来，好像自己马上要从“泥腿子”变成穿喇叭裤的人，可以穿着锃亮的皮鞋走在柏油马路上，噙着发出有节奏的响声。老师也给我们鼓劲：“穿草鞋还是穿皮鞋，分水岭就在这几个月，加油读。考上了，鲤鱼跃龙门……”我听了，内心泛起波澜，但仍像往常一样背单词、做题目、干农活，在田野的芬芳里肆意奔跑。

没几天班上突然多出几个同学，原来是到初中复读的高中生，来挤这趟“早班车”的。光阴如水，在季节里轻轻划过，转眼间，紧张的中考来临。那些原本想走捷径的高中生，被取消参考资格，只有直读生才能考。学校选拔，公社筛考，区教育办筛考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最后一关是到县里参加正式考试。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，用我们当地的俗话说，

我是“中师生”

李云娥

没出过槽堂门，一辈子在鸡笼子面前扒蚯蚓。县城里，一切都那么新奇。

考试后，等待的时光像一根橡皮筋，在盛夏中被拉得格外漫长，我在家焦躁不安。有人说分数出来了，有人领到通知书了，可是我的通知书迟迟没到。妈妈在家唉声叹气：“考了四五场，白搭了几十块钱车费，空欢喜。”班主任听说后，特意走到我家问情况。他狐疑地说：“不应该呀，超过录取线50多分，怎么没被录取呢？”他跑教育局打听情况，原来我的档案竟然没有投递。查出实情后，朱老师气愤地骂了娘。几经周折后，改变我命运的通知单，终于到了。妈妈一副扬眉吐气的表情：“我闺女争气，这么大的公社就考上她一个。”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褪尽了平日的阴郁。父亲端起酒杯，猛灌了几口高粱烧，嘿嘿地傻笑着。

的职业，担当起改造乡村中小学教育面貌的大任。在土砖砌成的教室里，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，在楼上盖着晒簾的教室里，我捧着书，在孩子们中间慢慢走着，声情并茂地朗读。孩子们仰起小小的头，像一棵棵刚发芽的豆芽，眨着明亮的眼睛，眼里满是简单纯净，就像一个陶罐，等着春雨的滴落。我像一艘山乡小渡船，给孩子们摇来了满河的童话，摇来了彩色的梦幻，给山村的孩子插上理想的翅膀，让他们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

时间如流水，载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扬帆远航，而我仍在岸边守候。回望过去的时光，更有那山一程水一程的跋涉。唯有那颗初心不曾改变，于光阴的褶皱里更加明朗，闪着时光的波澜，葳蕤了岁月，点亮了人生。

(李云娥，邵阳县人，数学高级教师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